

东西《双份老赵》（节选）

老赵其实不老，“老”只是一个亲切的称呼，相当于“阿”。他长着二十多岁的头发，三十多岁的皮肤，却具备了一百岁的智慧。自打识字那天起，他的脸上就出现了思考的表情。这种表情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如果不小心辨认，还以为来自他父母的基因，但实际上却是他勤于皱眉头的结果。

七年前，小夏婷婷玉立，说漂亮有漂亮，说气质有气质，是某家银行的职员。尽管追求她的男子排了长长一列，却没一个被她相中，原因是他们要么长得太白，要么显得幼稚，无法给她一种落地的感觉。直到老赵这张思考型的脸庞出现在窗前，她的心里才“咯噔、咯噔”。开始，老赵也不是来给她“咯噔”的，而是来存款，取钱。因为经常来，彼此由点头到交谈，渐渐地就混熟了。熟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小夏劝老赵把钱全部存入本行。老赵说：“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筐里，万一没拿稳，那就只剩下我这个蛋了，穷光蛋的蛋。”

这是排名数一数二的银行，哪怕所有的银行都倒闭了，也轮不到它倒闭。更何况老赵的那点钱就像沧海一粟，无论存进去或者取出来都不影响银行的总量。小夏觉得他多虑，甚至认为他不信任自己。老赵说：“我可以信任一个人，但不可以信任一个集团。”而小夏偏偏把银行当亲爹，并用它来检验老赵的忠诚度。老赵问：“难道喝一口茶，连杯也要一起吞下去吗？”

小夏说：“单位就像我的衣裳，你不会只爱我的身体吧？”

老赵于是又存了一笔定期。小夏问他是不是把全部都存进来了？老赵气得直打喷嚏，忍不住给她上课：“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有一个信仰，否则，委屈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安慰的理由。一家人不会同时上一条贼船，也不会同时坐一架飞机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找干爹？民间说法是保自己长命，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多个干爹多条后路。”小夏被这剂猛药呛得连声咳嗽。她终于落地了，心像踩在水泥地板上那么踏实。不过结婚之前，她还得考验考验老赵。

小夏打开地图，指着最远的地方——麦哲伦海峡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老赵说：“只要你开心，下个月就去。”小夏感动了，手指在地图上跳舞，舞着舞着，就舞到了夏威夷群岛。她说：“偶心疼钱，还是选近一点的地方吧。”老赵一拍桌子，整个太平洋都倾斜了。他说：“看不起人是不是？知道吗，你花谁的钱，谁就是交桃花运。”小夏的手指立即从夏威夷起飞，这回跳的是芭蕾。手指优雅地划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像两只白天鹅落在桂林的山头。“就这儿吧。”小夏说。老赵被小夏变化的速度搞晕。他用一秒钟倒了倒时差，说：“对我的钱包，请你务必做到浪费光荣，节约可耻。”小夏笑了：“浪费你的，那不就等于透支我的未来吗？”

最后，他们选择了西部的一座山峰。那是个热门的景点，好多名人和有名字的人都去爬它。有位著名的董事长，每个季度都带着一群记者去爬，每爬一次，公司的股票就连续涨停三天。老赵和小夏也想让他们的感情股涨一涨，于是都跟单位请了假。登机

之前，老赵为每人买了两份保险。小夏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尖尖。她一坐上飞机，就把脸靠在老赵的肩膀，死心塌地做他的零件。渐渐地，靠的和被靠的部位都有些麻，但是，谁都舍不得动一动。他们只用一个姿势就完成了一千多公里的飞行。

到了山下旅馆，小夏惊呼：“糟糕，我只预订了一间房。”老赵说：“难道还需要第二间吗？”“当然，我是有原则的。”说这话时，小夏把嘴认真地噘起来，不像是反话正说。老赵问总台还有没有多余的房？服务员说：“房间都必须在十天前预定。”老赵双手一摊，耸了耸肩膀，恳请服务员为他在走廊上加张床。服务员说：“不可以在走廊上加，但可以加在房间里。”老赵像领到结婚证那么高兴，扭过头来征求小夏的意见。小夏说：“我一紧张就会失眠，一失眠就没力气爬山。”老赵说：“出来就是想放松，你先别紧张，千万千万别紧张……”

晚饭后，老赵跟着小夏进了房间。他们一个坐在椅子上，一个坐在床头，面对面地聊了起来。老赵越聊越来劲，不仅语速加快，而且满脸通红，仿佛雄鸡高唱，仿佛要这么一直唱到天亮。但是，小夏却聊得很不专心，她在为老赵今晚睡什么地方而不停地开小差。老赵说：“既然当时你只订一间房，那就说明你早已默认同吃同住这一事实。”小夏摇头，两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双肩，忽地就缩小了，小得像只蚂蚁，让老赵和她的距离顿时变得遥远。老赵问：“难道你真不希望我住在这里？”小夏的头立刻变大，它毫不含糊地点了一下。老赵又问：“你确定？”小夏连连点头。凡事都问两遍，这是老赵多年养成的习惯。他说了一声“晚安”，便抬屁股，拉行李。小夏问他去哪？他说：“睡觉。”小夏说：“不是没房了吗？”老赵说：“我就怕你在关键的时候讲原则，所以出发前也预订了一间。”小夏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了。她佩服老赵，甚至崇拜。

爬山的时候，每人只带一瓶矿泉水。由于小夏没经验，每次饮水量明显偏多。还没爬到山的五分之一， she 就把一瓶水全部喝干。老赵告诉她，凡是有爬山经验的人，只用水来润润喉咙，绝不能牛饮。小夏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。老赵从包里掏出另一瓶：“因为我早有准备。”爬到一处陡坡，小夏的手被带刺的灌木划破，裂开的口子渗出血来。老赵赶紧从包里掏出创可贴，封堵她的伤口。小夏说：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老赵说：“必须的。”

一路上老赵连扶带拉，总算把小夏带到了半山。到了这个高度，他们的视线就开阔了，野心也开始膨胀。看着周围被比下去的山峰，小夏一高兴，嚷着要爬到山顶。坡越来越陡，脚下打滑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有时，他们的一只脚上去了，另一只脚却滑下去老远，仿佛要分裂身体，闹“腿独”。这样劈叉多了，小夏的裤裆便“嗞”地一声裂开。“还名牌呢，这么不禁劈。”她发着牢骚，赶紧蹲下，一步也不敢移动。尽管小夏已多次领教老赵的细心与周到，但这一次她是再也不敢奢望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老赵竟然从背包里掏出了针线。小夏一边缝着裤裆，一边想还有比他更可靠的男人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

当晚，小夏就叫老赵退掉另一间房。他们终于合并了。高兴的事大都相同，这里只说一件不高兴的。临回程的前一天，他俩到商店购物。老赵花了五千元为小夏买了一只玉镯。小夏当场把玉镯戴到手腕子上，频频摇晃，似乎要从上面摇出一首歌来。但是，没等小夏高兴完毕，老赵就偷偷地折回去，又买了一只和她手腕子上相似的镯子，连价格都一样。小夏想多买的这只肯定不是送给他亲人的，否则他不会偷偷摸摸。那么，只

能说他还有见不得光的女友？小夏压住心中的不快，计划在回去半月之后再审他。半个月的时间，他要是真有“见光死”，就会把镯子送出去了。到那时……哼，即使他的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快，恐怕也很难狡辩吧。

旅游归来，老赵每三天就跟小夏提一次结婚，就像一只准时的闹钟。他一共闹了五次，小夏便说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能不能先交代那只镯子？然后，再来跟我谈婚姻。”老赵的脸红得比闪电还快，仿佛偷东西被人当场拿下。小夏真以为自己抓住了窃贼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差一颗米我就嫁给你了，好险！”老赵额头上的汗“噌噌噌”地往外冒。小夏像猫看老鼠那样看着他，问：“是不是送给前女友了？”老赵抹了一把额头汗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从头到脚，我就这么一点秘密，你……能不能给我留住？”小夏说：“要么爱秘密，要么爱我，A或者B，你只能二选一。”

老赵只好从柜子里拿出那只玉镯。小夏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还没送出去？速度也太慢了吧。”老赵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送人？”小夏说：“难道就为了锁在柜子里？”老赵说：“我是怕你的那只丢了，或者碎了，才又买了这只。如果你高兴，一只手戴一个，两只手可以同时漂亮。”小夏的脊背轻轻一颤，那是被感动的信号，但她仍然强迫自己保持足够的警惕，说：“你骗人。”老赵把柜门敞开。小夏看见柜子里摆满物品，有小时候用过的布娃娃，有中学、大学的毕业证，有奖状、邮票、相册、移动硬盘、钥匙、存折、保险单、速效救心丸、相机和手表等等。凡柜子里的统统双份，只有手表是单身，因为另一只正戴在老赵的腕子上。小夏顿时结巴。她说：“原，原来你喜，喜喜欢收，收藏。”老赵摇头，说：“多年来，我像保护内裤一样保护这个秘密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撬开了。我担心这些东西丢失，就多备了一份，这样心里巨踏实。”